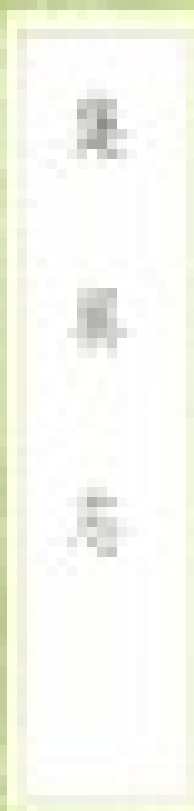


集  
異  
志





3

集

異

志

陸  
勳  
集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集異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集異志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集異志卷之一

唐 比部郎中陸 勳集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賊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濟潁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其後燕昭王伐齊。潁王出奔。爲淳齒所殺。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服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有舉兵謀反。謀有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亡。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滅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臠。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鵲。鵲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雖

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弦歌之聲。殺膳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味死歸訴。幸蒙陛下卽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瑯珍異見貽。老父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帝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傳而令人好顏色。又女子於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惑於神仙。故有此怪。

漢靈帝建寧二年。雒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其胸俱全。人以爲不祥。墮地卽棄之。自此之後。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時靈帝昏弱。宦官專政。其後宋后被廢。此其應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自稱梁伯夏。教上殿爲天子。中黃門垣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去。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其後張角作亂。漢室遂亡。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旣死棺殮月餘。其母開棺中有聲。開棺出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操由庶士起。建安七年。越地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漢亡。

漢末糜竺。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戴。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往嘗

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未幾郭后崩。其人泣死。

吳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時大旱。所在腐爛。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士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不如于吉耶。而汝等爭先趨附之。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艱澀。不時得過。孤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惑吾部伍。會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腐寸而合。至日中大雨。總至溪壑。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至夜忽更與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者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費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饋酒食往。表說承早小事。往往說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權臣在側。顯立庶。以妾爲妻。可謂涼德矣。涼薄也。而僞效待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疾。及差館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向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亦妖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譙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龍。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中水。龍入池遊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吳亡之象也。

吳成將鄧喜殺豬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至握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已。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事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瞳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病諸王僭亂之妖也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徑往墓所哭甚哀便發塚開棺女還活因與俱歸後夫聞之詣官爭之不能決秘書郎王導以爲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指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膺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瑞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晒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上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越作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去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二女並爲后天戒若曰聰旣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禍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道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賊取皮囊開

視之有一方白田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聽。聽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聽死。與此玉并葬焉。劉約之嘗雖荒唐渺茫然劉聰淫虐無道亦其將亡之先兆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爲王敦所襲。遂夷滅。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溝瀆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胸。如鰲。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遽出屋。段究爲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凶劾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遇。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充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擅。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此冤氣之應。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新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宮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之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追殺之。東南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爲之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

後齊高洋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伴狂持一瓢。至宇文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于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

未幾周滅。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爲虛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灰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尙書令。嘗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驛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逆謀亂。車及驛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煬帝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雁門。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過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碑

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魘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而神欽。鬼神之所以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聞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妖也。

## 集異志卷之二

天寶五載，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于其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未幾，因罪下獄死。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鷁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爲敵，欲霸之，亟成。射天竺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爲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時楚王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戊反，兵敗走，爲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池上，烏墮地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箕其巢，虜子孫通等聞山中羣烏戴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三戴鵲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戴食虐之類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爲皇后，姊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害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爲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得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初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省內見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陸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鷺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蒼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也蒼爲胡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晉安王子綏爲司徒又有鷓鴣棲其帳上尋敗皆伏誅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又有鷓鴣棲其帳上尋敗皆伏誅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侯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鷺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衆無之應也盛草成灰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意也